



CHUANSHI JINGDIAN  
BAIHUA XIAOSHUO JINGBIAN

欺天行当人难识，立地机关鬼不知。  
只知自有安身术，我正算人人算我。



传世经典  
白话小说精编

# 官场奇闻

刘洪仁 王 皓 编选





传世经典 白话小说精编

# 官场奇闻

刘洪仁 王 皓 编选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  
官场奇闻 / 刘洪仁, 王皓编选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  
社, 2010. 4  
(传世经典白话小说精编)  
ISBN 978-7-5411-2988-9

I. ①官… II. ①刘…②王… III. ①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  
国 IV. ①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4785 号

---

guangchang qiwen  
**官场奇闻**  
刘洪仁 王 皓 编选

责任编辑 邱季生 (972697377@qq.com)  
张庆宁 (zqn621@sohu.com)

责任校对 韩 华  
责任印制 唐 茵 周 奇  
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 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---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 
网 址 www.scwys.com  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---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  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---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 
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印 张 9  
字 数 210 千  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 
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2988-9  
定 价 1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## 前 言

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，起源于隋唐时期出现的“说话”（即讲故事）和唐代佛教寺院的俗讲（讲宗教故事）。到宋代，城市经济繁荣，城市人口增加，适应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通俗文艺如“说话”、杂戏等大大兴盛起来，其中尤以“说话”最受市民欢迎。由于竞争激烈，因而刺激了说话技艺的提高。艺人们竞献一技之长，各说其熟悉的题材和故事。到了南宋，便出现了“说话四大家数”的说法。所谓“家数”，也就是门类。“四家”的划分，历来说法不尽一致，一般认为是：小说、讲史、说经、合生。“小说”有讲有唱，内容多取材于现实生活，大多是情节比较简单的爱情、公案、英雄和神怪等故事；“讲史”只说不唱，讲长篇历史故事；“说经”演说宗教佛经故事；“合生”由两人表演，一问一答，伴以歌舞，近似于后代的相声。四家中最受欢迎的是“小说”和“讲史”。由于“说话”大受欢迎，精明的书商们看到了商机，将“说话”艺人所用的底本——即话本，稍加润色整理，刻印出版，这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白话小说——话本小说。“小说家”的话本直接发展成为后来的短篇白话小说；“讲史家”的话本（在元代又称“平话”），至元末明初发展演变成为长篇章回小说。

宋代话本作为一种市民文学，它主要描写市民阶层的生活，

反映市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。话本小说摒弃了典雅的文言，采用白话口语，通俗、朴实、形象、生动。这些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，都为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，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所以鲁迅先生说，话本小说的出现，“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”。

到了明代，“说话”艺术仍很发达，话本不仅由说话艺人继续讲说，而且成为案头阅读的作品，出现了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创作的拟话本。较之宋元话本，拟话本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，描写更加细腻，情节也更加曲折丰富，艺术上更趋成熟。同时，明中叶以后，文人开始对长期以单篇形式流传的宋元话本加以收集、整理、刊印，出现了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、专集和选集。伟大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编辑的“三言”（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），就是三部话本和拟话本的合集。明末凌濛初编撰的《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（合称“二拍”），则是凌氏个人创作的两部拟话本小说专集。“三言”和“二拍”，代表了明代，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，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高峰。此外，明末还有《石点头》《西湖二集》《醉醒石》《型世言》《鼓掌绝尘》《欢喜冤家》（又名《贪欢报》），清代又有《照世杯》《西湖佳话》《豆棚闲话》《五色石》《娱目醒心编》等等。这些小说鱼龙混杂，良莠不齐，我们应该采其精华而弃其糟粕。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虽然也堪称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粹，但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而言，篇目还是过多，一般读者难以也没有必要将其全部读完。

目前，坊间出现的古代小说选本已数不胜数，但大多不分题材，将各类作品混编在一起，分类编成套书的似不多见。为此，我们拟将历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传世经典之作遴选出来，

按爱情婚恋、公案侠义、政治风云、神灵怪异、世情百态、史话新编等分类编排，以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需要。因中国古代小说大多以“奇”取胜，人奇，事奇，因而又叫“传奇”。为体现中国古代小说的这一特点，本书各卷拟分别命名为“情爱奇缘”、“公案奇局”、“官场奇闻”、“神灵奇踪”、“市井奇话”、“名贤奇遇”。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更多的故事，我们对原作进行了适当的压缩，删除了正文前面的“入话”和一些与情节关系不大的诗词韵文。各篇作品的排列，能确定创作时间的按时间先后为序，不能确定创作时间的则按成书年代先后为序。对入选各篇作品，我们均据权威版本进行了认真的校勘，对底本中明显的误字径予改正，同时以括号括注原本误字。但为忠于古代作品原著风貌，也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感知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运用及其独特魅力，我们遵循古籍整理通例，对古人较常用的俗体字、异体字、通用字等，一般未作改动。同时因各篇作品选自不同作家的小说集，因而偶有同一字而异形的情况。这虽然使得全书用字似不规范、统一，明显地有悖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用法，但为保持原著风貌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读者鉴之。

在时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图书市场，希望本套图书能以其新颖的视角、精彩的故事赢得您的喜爱与青睐。当然，套书选篇或有未精，归类或有未当，删节或有未妥，凡此种种，诚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。是所愿也，亦所感也。

刘洪仁  
2010年1月  
于川教院不亦说斋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滕大尹鬼断家私·····           | 001 |
|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·····          | 017 |
|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·····          | 041 |
|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·····          | 069 |
| 老门生三世报恩·····           | 086 |
|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·····          | 095 |
|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·····          | 108 |
|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····· | 135 |
|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·····     | 149 |
|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····· | 171 |
| 贾廉访脍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·····   | 180 |
|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·····   | 189 |
| 巧妓佐夫成名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98 |
| 贪婪汉六院卖风流·····          | 209 |
| 假虎威古玩流殃 奋鹰击书生仗义·····   | 231 |
| 王锦衣衅起园亭 谢夫人智屈权贵·····   | 243 |
|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·····          | 254 |

话说国朝永乐年间，北直顺天府香河县，有个倪太守，双名守谦，字益之，家累千金，肥田美宅。夫人陈氏，单生一子，名曰善继，长大婚娶之后，陈夫人身故。倪太守罢官鰥居，虽然年老，只落得精神健旺。凡收租、放债之事，件件关心，不肯安闲享用。其年七十九岁，倪善继对老子说道：“‘人生七十古来稀’。父亲今年七十九，明年八十齐头了，何不把家事交卸与孩儿掌管，吃些见成茶饭，岂不为美？”老子摇着头，说出几句道：“在一日，管一日。替你心，替你力，挣些利钱穿共吃。直待两脚壁立直，那时不关我事得。”

每年十月间，倪太守亲往庄上收租，整月的住下。庄户人家，肥鸡美酒，尽他受用。那一年，又去住了几日。偶然一日，午后无事，绕庄闲步，观看野景。忽然见一个女子同着一个白发婆婆，向溪边石上捣衣。那女子虽然村妆打扮，颇有几分姿色：发同漆黑，眼若波明。纤纤十指似裁葱，曲曲双眉如抹黛。随常布帛，俏身躯赛着绫罗；点景野花，美丰仪不须钗钿。五短身材偏有趣，二八年纪正当时。倪太守老兴勃发，看得呆了。那女子捣衣已毕，随着老婆婆而走。那老儿留心观看，只见他走过数





家，进一个小小白篱笆门内去了。倪太守连忙转身，唤管庄的来，对他说……如此如此，教他访那女子跟脚，“曾否许人？若是没有人家时，我要娶他为妾，未知他肯否？”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，领命便走。

原来那女子姓梅，父亲也是个府学秀才。因幼年父母双亡，在外婆身边居住。年一十七岁，尚未许人。管庄的访得的实了，就与那老婆婆说：“我家老爷见你女孙儿生得齐整，意欲聘为偏房。虽说是做小，老奶奶去世已久，上面并无人拘管。嫁得成时，丰衣足食，自不须说；连你老人家年常衣服、茶、米，都是我家照顾，临终还得个好断送，只怕你老人家没福。”老婆婆听得花锦似一片说话，即时依允。也是姻缘前定，一说便成。管庄的回覆了倪太守，太守大喜。讲定财礼，讨皇历看个吉日，又恐儿子阻挡，就在庄上行聘，庄上做亲。成亲之后，一老一少，端的好看！真个是：恩爱莫忘今夜好，风光不减少年时。

过了三朝，唤个轿子抬那梅氏回宅，与儿子、媳妇相见。阖宅男妇，都来磕头，称为“小奶奶”。倪太守把些布帛赏与众人，各各欢喜。只有那倪善继心中不美，面前虽不言语，背后夫妻两口儿议论道：“这老人忒没正经！一把年纪，风灯之烛，做事也须料个前后。知道五年十年在世，却去干这样不了不当的事！讨这花枝般的女儿，自家也得精神对付他，终不然耽误他在那里，有名无实。还有一件，多少人家老汉身边有了少妇，支持不过；那少妇熬不得，走了野路，出乖露丑，为家门之玷。还有一件，那少妇跟随老汉，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，等得年时成熟，他便去了。平时偷短偷长，做下私房，东三西四的寄开；又撒娇撒痴，要汉子制办衣饰与他；到得树倒鸟飞时节，他便颠作嫁人，一包儿收拾去受用。这是木中之蠹，米中之虫。人家有了这般

人，最损元气的。”又说道：“这女子娇模娇样，好像个妓女，全没有良家体段，看来是个做声分的头儿，擒老公的太岁。在咱爹身边，只该半妾半婢，叫声姨姐，后日还有个退步。可笑咱爹不明，就叫众人唤他做‘小奶奶’，难道要咱们叫他娘不成？咱们只不作准他，莫要奉承透了，讨他做大做强起来，明日咱们颠到受他呕气。”夫妻二人，唧唧啾啾，说个不了。早有多嘴的，传话出来。倪太守知道了，虽然不乐，却也藏在肚里。幸得那梅氏秉性温良，事上接下，一团和气，众人也都相安。

过了两个月，梅氏得了身孕，瞒着众人，只有老公知道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捱到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小孩儿出来，举家大惊。这日正是九月九日，乳名取做重阳儿。到十一日，就是倪太守生日，这年恰好八十岁了。贺客盈门，倪太守开筵管待。一来为寿诞，二来小孩儿三朝，就当个汤饼之会。众宾客道：“老先生高处，又新添个小令郎，足见血气不衰，乃上寿之征也。”倪太守大喜。倪善继背后又说道：“男子六十而精绝，况是八十岁了，那见枯树上生出花来？这孩子不知那里来的杂种，决不是咱爹嫡血，我断然不认他做兄弟。”老子又晓得了，也藏在肚里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又一年。重阳儿周岁，整備做辟盘故事。里亲外眷，又来作贺。倪善继到走了出门，不来陪客。老子已知其意，也不去寻他回来，自己陪着诸亲，吃了一日酒。虽然口中不语，心内未免有些不足之意。自古道：“子孝父心宽。”那倪善继平日做人，又贪又狠。一心只怕小孩子长大起来，分了他一股家私，所以不肯认做兄弟。预先把恶话谣言，日后好摆布他母子。那倪太守是读书做官的人，这个关窍怎不明白？只恨自家老了，等不及重阳儿成人长大，日后少不得要在大儿子手里讨针线，今日与他结不得冤家，只索忍耐。看了这点小孩子，好生痛他；又



看了梅氏小小年纪，好生怜他。常时想一会，闷一会，恼一会，又懊悔一会。

再过四年，小孩子长成五岁。老子见他伶俐，又忒会玩耍，要送他馆中上学。取个学名，哥哥叫善继，他就叫善述。拣个好日，备了果酒，领他去拜师父。那师父就是倪太守请在家里教孙儿的，小叔侄两个同馆上学，两得其便。谁知倪善继与做爹的不是一条心肠。他见那孩子取名善述，与己排行，先自不像意了。又与他儿子同学读书，到要儿子叫他叔叔，从小叫惯了，后来就被他欺压；不如唤了儿子出来，另从个师父罢。当日将儿子唤出，只推有病，连日不到馆中。倪太守初时只道是真病。过了几日，只听得师父说：“大令郎另聘了个先生，分做两个学堂，不知何意？”倪太守不听犹可，听了此言，不觉大怒，就要寻大儿子问其缘故。又想到：“天生恁般逆种，与他说也没干，由他罢了！”含了一口闷气，回到房中，偶然脚慢，拌着门槛一跌。梅氏慌忙扶起，搀到醉翁床上坐下，已自不省人事。急请医生来看，医生说是中风。忙取姜汤灌醒，扶他上床。虽然心下清爽，却满身麻木，动弹不得。梅氏坐在床头，煎汤煎药，殷勤伏侍，连进几服，全无功效。医生切脉道：“只好延捱日子，不能全愈了。”倪善继闻知，也来看觑了几遍。见老子病势沉重，料是起不起，便呼么喝六，打童骂仆，预先装出家主公的架子来。老子听得，愈加烦恼。梅氏只得啼哭，连小学生也不去上学，留在房中，相伴老子。

倪太守自知病笃，唤大儿子到面前，取出簿子一本，家中田地、屋宅及人头帐目总数，都在上面，分付道：“善述年方五岁，衣服尚要人照管；梅氏又年少，也未必能管家。若分家私与他，也是枉然，如今尽数交付与你。倘或善述日后长大成人，你可看

做爹的面上，替他娶房媳妇，分他小屋一所，良田五六十亩，勿令饥饿足矣。这段话，我都写绝在家私簿上，就当分家，把与你做个执照。梅氏若愿嫁人，听从其便；倘肯守着儿子度日，也莫强他。我死之后，你一一依我言语，这便是孝子，我在九泉，亦得瞑目。”倪善继把簿子揭开一看，果然开得细，写得明，满脸堆下笑来，连声应道：“爹休忧虑，恁儿一一依爹分付便了。”抱了家私簿子，欣然而去。

梅氏见他走得远了，两眼垂泪，指着那孩子道：“这个小冤家，难道不是你嫡血？你却和盘托出，都把与大儿子了，教我母子两口，异日把什么过活？”倪太守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我看善继不是个良善之人，若将家私平分了，连这小孩子的性命也难保；不如都把与他，像了他意，再无妒忌。”梅氏又哭道：“虽然如此，自古道‘子无嫡庶’，忒杀厚薄不均，被人笑话。”倪太守道：“我也顾他不得了。你年纪正小，趁我未死，将儿子嘱付善继。待我去世后，多则一年，小则半载，尽你心中，拣择个好头脑，自去图下半世受用，莫要在他们身边讨气吃。”梅氏道：“说那里话！奴家也是儒门之女，妇人从一而终；况又有了这小孩儿，怎割舍得抛他？好歹要守在这孩子身边的。”倪太守道：“你果然肯守志终身么？莫非日久生悔？”梅氏就发起大誓来。倪太守道：“你若立志果坚，莫愁母子没得过活。”便向枕边摸出一件东西来，交与梅氏。梅氏初时只道又是一个家私簿子，却原来是一尺阔、三尺长的一个轴子。梅氏道：“要这小轴儿何用？”倪太守道：“这是我的行乐图，其中自有奥妙。你可悄地收藏，休露人目。直待孩子年长，善继不肯看顾他，你也只含藏于心。等得个贤明有司官来，你却将此轴去诉理，述我遗命，求他细细推详，自然有个处分，尽勾你母子二人受用。”梅氏收了轴子。

话休絮烦，倪太守又延了数日，一夜痰厥，叫唤不醒，呜呼哀哉死了，享年八十四岁。

且说倪善继得了家私簿，又讨了各仓各库钥匙，每日只去查点家财杂物，那有功夫走到父亲房里问安。直等呜呼之后，梅氏差丫鬟去报知凶信，夫妻两口方才跑来，也哭了几声“老爹爹”。没一个时辰，就转身去了，到委着梅氏守尸。幸得衣衾棺槨诸事都是预办下的，不要倪善继费心。殡殓成服后，梅氏和小孩子两口，守着孝堂，早暮啼哭，寸步不离。善继只是点名应客，全无哀痛之意，七中便择日安葬。回丧之夜，就把梅氏房中，倾箱倒篋，只怕父亲存下些私房银两在内。梅氏乖巧，恐怕收去了他的行乐图，把自己原嫁来的两只箱笼，到先开了，提出几件穿旧衣裳，教他夫妻两口检看。善继见他大意，到不来看了。夫妻两口儿乱了一回，自去了。梅氏思量苦切，放声大哭。那小孩子见亲娘如此，也哀哀哭个不住。恁般光景，任是泥人应堕泪，从教铁汉也酸心。

次早，倪善继又唤个做屋匠来看这房子，要行重新改造，与自家儿子做亲。将梅氏母子，搬到后园三间杂屋内栖身。只与他四脚小床一张和几件粗台粗凳，连好家火都没一件。原在房中伏侍有两个丫鬟，只拣大些的又唤去了，止留下十一二岁的小使女。每日是他厨下取饭，有菜没菜，都不照管。梅氏见不方便，索性讨些饭米，堆个土灶，自炊来吃。早晚做些针指，买些小菜，将就度日。小学生到附在邻家上学，束修都是梅氏自出。善继又屡次教妻子劝梅氏嫁人，又寻媒妁与他说亲，见梅氏誓死不从，只得罢了。因梅氏十分忍耐，凡事不言不语，所以善继虽然凶狠，也不将他母子放在心上。

光阴似箭，善述不觉长成一十四岁。原来梅氏平生谨慎，从

前之事，在儿子面前一字也不题。只怕娃子家口滑，引出是非，无益有损。守得一十四岁时，他胸中渐渐泾渭分明，瞒他不得了。一日，向母亲讨件新绢衣穿，梅氏回他：“没钱买得。”善述道：“我爹做过太守，止生我弟兄两人。见今哥哥恁般富贵，我要一件衣服，就不能勾了，是怎地？既娘没钱时，我自与哥哥索讨。”说罢就走。梅氏一把扯住道：“我儿，一件绢衣，直甚大事，也去开口求人。常言道：‘惜福积福’、‘小来穿线，大来穿绢’。若小时穿了绢，到大来线也没得穿了。再过两年，等你读书进步，做娘的情愿卖身来做衣服与你穿着。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，缠他什么！”善述道：“娘说得是。”口虽答应，心下不以为然。想着：“我父亲万贯家私，少不得兄弟两个大家分受。我又不是随娘晚嫁，拖来的油瓶，怎么我哥哥全不看顾？娘又是恁般说，终不然一匹绢儿，没有我分，直待娘卖身来做与我穿着，这话好生奇怪！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，怕他怎的？”心生一计，瞒了母亲，径到大宅里去。寻见了哥哥，叫声：“作揖。”善继到吃了一惊，问他：“来做什么？”善述道：“我是个缙绅子弟，身上蓝缕，被人耻笑。特来寻哥哥讨匹绢去做衣服穿。”善继道：“你要衣服穿，自与娘讨。”善述道：“老爹爹家私，是哥哥管，不是娘管。”善继听说“家私”二字，题目来得大了，便红着脸问道：“这句话，是那个教你说的？你今日来讨衣服穿，还是来争家私？”善述道：“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，今日先要件衣服，装装体面。”善继道：“你这般野种，要什么体面！老爹爹纵有万贯家私，自有嫡子嫡孙，干你野种屁事！你今日是听了甚人撺掇，到此讨野火吃？莫要惹着我性子，教你母子二人无安身之处！”善述道：“一般是老爹爹所生，怎么我是野种？惹着你性子，便怎地？难道谋害了我娘儿两个，你就独占了家私不成？”善继大怒，



骂道：“小畜生，敢挺撞我！”牵住他衣袖儿，捻起拳头，一连七八个栗暴，打得头皮都青肿了。善述挣脱了，一道烟走出，哀哀的哭到母亲面前来，一五一十，备细述与母亲知道。梅氏抱怨道：“我教你莫去惹事，你不听教训，打得你好！”口里虽如此说，扯着青布衫，替他摩那头上肿处，不觉两泪交流。

梅氏左思右量，恐怕善继藏怒，到遣使女进去致意，说小学生不晓世事，冲撞长兄，招个不是。善继兀自怒气不息。次日侵早，邀几个族人在家，取出父亲亲笔分关，请梅氏母子到来，公同看了，便道：“尊亲长在上，不是善继不肯养他母子，要捻他出去。只因善述昨日与我争取家私，发许多说话，诚恐日后长大，说话一发多了，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。东庄住房一所，田五十八亩，都是遵依老爹爹遗命，毫不敢自专，伏乞尊亲长作证。”这伙亲族，平昔晓得善继做人利害，又且父亲亲笔遗嘱，那个还肯多嘴，做闲冤家？都将好看的话儿来说。那奉承善继的说道：“‘千金难买亡人笔。’照依分关，再没话了。”就是那可怜善述母子的，也只说道：“‘男子不吃分时饭，女子不着嫁时衣。’多少白手成家的，如今有屋住，有田种，不算没根基了，只要自去挣持。得粥莫嫌薄，各人自有个命在。”

梅氏料道在园屋居住，不是了日，只得听凭分析，同孩儿谢了众亲长，拜别了祠堂，辞了善继夫妇，教人搬了几件旧家火和那原嫁来的两只箱笼，雇了牲口骑坐，来到东庄屋内。只见荒草满地，屋瓦稀疏，是多年不修整的。上漏下湿，怎生住得？将就打扫一两间，安顿床铺。唤庄户来问时，连这五十八亩田，都是最下不堪的：大熟之年，一半收成还不能勾；若荒年，只好赔粮。梅氏只叫得苦。到是小学生有智，对母亲道：“我弟兄两个，都是老爹爹亲生，为何分关上如此偏向？其中必有缘故。莫非不



是老爹爹亲笔？自古道：‘家私不论尊卑。’母亲何不告官申理？厚薄凭官府判断，到无怨心。”梅氏被孩儿题起线索，便将十来年隐下衷情，都说出来道：“我儿休疑分关之语，这正是你父亲之笔。他道你年小，恐怕被做哥的暗算，所以把家私都判与他，以安其心。临终之日，只与我行乐图一轴，再三嘱咐付：‘其中含藏哑谜，直待贤明有司在任，送他详审，包你母子两口有得过活，不致贫苦。’”善述道：“既有此事，何不早说！行乐图在那里？快取来与孩儿一看。”梅氏开了箱儿，取出一个布包来。解开包袱，里面又有一重油纸封裹着。拆了封，展开那一尺阔、三尺长的小轴儿，挂在椅上，母子一齐下拜。梅氏通陈道：“村庄香烛不便，乞恕褻慢。”善述拜罢，起来仔细看时，乃是一个坐像，乌纱白发，画得丰采如生。怀中抱着婴儿，一只手指着地下。揣摩了半晌，全然不解。只得依旧收卷包藏，心下好生烦闷。

过了数日，善述到前村要访个师父讲解。偶从关王庙前经过，只见一伙村人抬着猪羊大礼，祭赛关圣。善述立住脚头看时，又见一个过路的老者，拄了一根竹杖，也来闲看，问着众人道：“你们今日为甚赛神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遭了屈官司，幸赖官府明白，断明了这公事。向日许下神道愿心，今日特来拜偿。”老者道：“什么屈官司？怎生断的？”内中一人道：“本县向奉上司明文，十家为甲。小人是甲首，叫做成大。同甲中，有个赵裁，是第一手针线，常在人家做夜作，整几日不归家的。忽一日出去了，月馀不归。老婆刘氏央人四下寻觅，并无踪迹。又过了数日，河内浮出一个尸首，头都打破的，地方报与官府。有人认出衣服，正是那赵裁。赵裁出门前一日，曾与小人酒后争句闲话，一时发怒，打到他家，毁了他几件家私，这是有的。谁知他



老婆把这桩人命告了小人。前任漆知县，听信一面之词，将小人问成死罪。同甲不行举首，连累他们都有了罪名。小人无处伸冤，在狱三载。幸遇新任滕爷，他虽乡科出身，甚是明白。小人因他熟审时节哭诉其冤，他也疑惑道：‘酒后争嚷，不是大仇，怎的就谋他一命？’准了小人状词，出牌拘人覆审。滕爷一眼看着赵裁的老婆，千不说，万不说，开口便问他曾否再醮？刘氏道：‘家贫难守，已嫁人了。’又问：‘嫁的甚人？’刘氏道：‘是班辈的裁缝，叫沈八汉。’滕爷当时飞拿沈八汉来问道：‘你几时娶这妇人？’八汉道：‘他丈夫死了一个多月，小人方才娶回。’滕爷道：‘何人为媒？用何聘礼？’八汉道：‘赵裁存日曾借用过小人七八两银子，小人闻得赵裁死信，走到他家探问，就便催取这银子。那刘氏没得抵偿，情愿将身许嫁小人，准折这银两，其实不曾央媒。’滕爷又问道：‘你做手艺的人，那里来这七八两银子？’八汉道：‘是陆续凑与他的。’滕爷把纸笔教他细开逐次借银数目。八汉开了出来，或米或银共十三次，凑成七两八钱之数。滕爷看罢，大喝道：‘赵裁是你打死的，如何妄陷平人？’便用夹棍夹起，八汉还不肯认。滕爷道：‘我说出情弊，教你心服：既然放本盘利，难道再没有第二个人托得，恰好都借与赵裁？必是平昔间与他妻子有奸，赵裁贪你东西，知情故纵。以后想做长久夫妻，便谋死了赵裁。却又教导那妇人告状，拈在成大身上。今日你开帐的字，与旧时状纸笔迹相同，这人命不是你是谁？’再教把妇人拶指，要他承招。刘氏听见滕爷言语，句句合拍，分明鬼谷先师一般，魂都惊散了，怎敢抵赖。拶子套上，便承认了。八汉只得也招了。原来八汉起初与刘氏密地相好，人都不知。后来往来勤了，赵裁怕人眼目，渐有隔绝之意。八汉私与刘氏商量，要谋死赵裁，与他做夫妻。刘氏不肯。八汉乘赵裁在人